

ZAIBOJUEDEFEIXUSHANG



小学生文库

在伯爵的废墟上



小学生文库



在伯爵的废墟上

[苏]阿·盖达尔

韩淑芳 译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1980年·长春

在伯爵的废墟上

(苏)阿·盖达尔

韩淑芳译

*

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

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印张3 1/4 46,000字

1981年1月第1版 1981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18,230册

书号: R10091·776 定价: 0.25元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世界著名儿童文学作家阿·盖达尔早期的一部儿童中篇小说。五十年代苏联曾根据这部小说拍摄过同名电影。

本书写的是苏联十月革命初期，在一个农村里，有两个孩子，一个亚什克，长了一头金色的卷发，碧蓝的大眼睛，机智勇敢、胆大、心细、贪玩。另一个叫瓦利克，老实，胆小，非常听亚什克的话，两个人是好朋友。在玩耍中，认识了流浪儿杰尔嘎奇。由于流浪生活的不幸遭遇，杰尔嘎奇能克服困难，爱憎分明，三人结为好朋友，互相帮助，团结友爱。

书中还写了一个伯爵，他在十月革命胜利前夕逃跑了，投奔了白匪。逃跑前，在他的庄园地下，埋藏了大量的金银财宝。由于国内革命战争炮火的袭击，他的庄园变成了废墟。革命胜利不久，伯爵带着他的同伙，偷偷地回到了庄园，妄图起走财宝的时候，三个孩子经过曲折、艰险的斗争，配合公安人员捕获了伯爵和他的同伙，财宝也回到了人民的手中。

小说写得生动感人，情节引人入胜，译笔通俗流畅，充满浓厚的生活气息和儿童情趣。这是一本很有现实教育意义的新书。

致小读者

《小学生文库》是专门为小学三、四年级学生提供知识的宝库，内容丰富，品种多样，装帧新颖。它能帮助你从小培养共产主义思想品德，树立爱科学、学科学、用科学，为实现祖国四个现代化而献身的远大志向。它将向你揭示太空的神奇，海底的奥秘，鸟兽鱼虫的生活，金银铜铁的性能。它能带领你环球旅行，了解世界，讲今论古，走向社会。它能告诉你什么好，什么坏，什么错，什么对……。

《小学生文库》一共要编三百多种。就分类来说吧，有自然科学、社会常识、思想品德教育、历史地理、文学艺术、课外活动辅导材料，等等。

《小学生文库》是辽宁、吉林、黑龙江三省出版社协作编辑出版的。

《小学生文库》编委会

《小学生文库》顾问

(按姓氏笔划为序):

叶君健、严文井、李 新、
陈伯吹、陈 放、茅以升、
董纯才、高士其、黄庆云、
谢冰心、蒋锡金

—

从草棵里探出来一个金色的卷发脑袋，两只亮晶晶的蓝眼睛，朝周围看了看，生气地低声喊：“瓦利克，瓦利克，你爬呀，你真是木偶，从右边，从后边爬，要不，人家会看见的。”

密密麻麻的牛蒡叶子摇晃起来，从叶梢儿的摆动上，可以猜到，有人在地上小心地爬着。

突然，那个金发的小家伙从草棵里出现了。他吹着用草茎作的哨子，撞了一下糟朽的木栅栏，木栅栏倒了。

一只肥胖的大公猫，惊慌地跳上倾斜的浴池屋顶，很快地消失在阁楼的窗户里。

“你这个笨蛋！”金发的小家伙生气地对从地上爬起来的伙伴说，“我不是跟你说了，让你爬，从后边爬多方便，……”

“亚什克，你可知道，那儿有荨麻呀，我叫荨麻扎过两回了。”

“荨麻，‘探险’的时候，到处都有荨麻。还得给你铺上一块地毯吧。”

“又挨一次扎！”

“你忍着点儿吧。为什么我就受得了。……你看，我现在用手拔掉一棵荨麻，连眼都不眨巴，你以为我吹牛吗？”亚什克擦擦潮乎乎的手，一下子拔掉一棵大荨麻，瞪着大眼睛，得意洋洋地问：

“怎么样？眨巴眼睛没？你这个胆小鬼。”

“我才不是胆小鬼呢，”瓦利克委曲地回答说，“我也能拔，我就是不拔。”

“你也能拔……你来试试看，你拔的时候，是不是不敢使劲攥着荨麻？”

瓦利克翘鼻子长满雀斑的脸红了。他只好应战。

他向一棵荨麻走去，有一点动摇。可是，当他觉得伙伴正用嘲笑的眼光看他时，他猛地一下子，拔掉了一棵又大又老的荨麻。瓦利克嘴唇哆嗦了，眼里含着泪珠，还硬装出笑脸说：

“我也没眨巴眼。”

“对！”亚什克完全同意了。“一次也没眨巴。你可知道，我攥的是荨麻的中间儿，你攥的是根底下，就不那么扎人了。这没关系，呶，算了吧！唉，你

看咱俩玩什么好呢？走，到我家里去，小丫头崽子们在那儿玩呢，咱俩吓唬吓唬她们去。”

“你妈妈在家吗？”

“没在家。妈妈到火车站卖牛奶去了。家里没人。”

亚什克家的院子，靠着栅栏有一个小棚子，里边有两个小姑娘，象喜鹊一样唧唧喳喳地正在“过家”玩哪。她俩用一个旧布垫儿把一把椅子和一个方凳蒙好，然后从小棚子里探出身来，亲切地假装邀请另外两个小姑娘说：“到我们这来作客呀！今天我们家有果酱馅烤饼。一定来呀！”

刚说到这儿，客人真的上来了，棚子里的两个小主人吃惊地互相看看：

“来了两个男孩儿！”

亚什克和瓦利克鸦默雀静地走到她俩跟前，一点也没有露出来的目的。

“玩儿吗？”亚什克问。

“走——开！捣什么乱？我们不跟你俩玩。”亚什克的小妹妹尤尔卡象哭了似地说。

“为什么让我们走开？”亚什克有点不硬气地问：“我们看一下就走。你们玩什么哪？”他用一个指头戳了戳蒙在椅子上的旧布垫儿。

“这是我们的房子。”尤尔卡非常友好而又有点不好意思地说。

“房……子？难道房子还有用布垫儿盖的？房子都是用木头，用砖盖的。你们到伯爵的废墟那边搬点儿砖来，盖个结实的。看你们这个房子，稍稍这么一推它就散架儿了。”

亚什克用脚踢一踢方凳，两个小姑娘惊慌了。

“好了。你们的果酱烤饼呢？”

“在这儿呢，”尤尔卡担心地盯着亚什克的一举一动说。

“两个丫头崽子！还玩儿的真来劲呢！房子是用布垫子盖的，烤饼是用土作的。你吃一块烤饼吧，给你，你不想吃吧？她俩多坏呀！请别人吃果酱馅饼，可是她们自己不吃……瓦利克，来！我们把这些烤饼，全塞到她俩嘴里去！她俩作的烤饼，就让她俩吃吧！”

“亚——什——克！”两个小姑娘绝望地齐声喊道。“亚——什克，走——开，你是坏蛋！”

“你们还骂人！瓦利克，向这个贼窝子冲锋啊！”

当两个安静的小姑娘，正要遭到严重袭击时，

突然亚什克感到背后有人一下揪住他翘起来的那缕头发。

两个小姑娘的号叫，也一下子停住了。亚什克回头一看，瓦利克没了，只看见他藏在栅栏后的两个脚后跟，又看到妈妈生气的脸，她从车站上回来了。

“土匪！回家去！”妈妈大声喊着，狠劲儿打了他几巴掌，说：

“看看你那个土匪样儿！活象彼得留拉来了，……你等着吧！等你爸爸回来，他会打你个土匪头子样儿！”

二

亚什克的爸爸老了——已经满五十四岁。现在他在一个单位打更；从前，他是伯爵家的花匠。

十月革命的时候，伯爵从家里逃走了。庄稼人在愤恨之下抢光了他的田产。他的庄园呢，在混乱中，不知被什么人放火烧了。现在，只剩下石头墙壁矗立着。有很多地方塌陷了。暖房也没了。窗户上的玻璃，是在国内战争那阵子被大炮轰碎的。木

头也腐烂了。

伯爵的庄园，是在树林边上。从前，庄园的附近，有一条大道。国内战争那时候，在“绿河”上修建了一座桥，这座已经变成一片废墟的庄园，就象坟墓上的旧式纪念碑立在沟壑上，再也不引人注意了。

亚什克的父亲聂费德奇，今天发了工资回到家乐呵呵的。全家人也都很高兴。妈妈又开始叨咕亚什克，亚什克招不住了，爸爸出来讲情说：

“没有什么了不起的，到秋天再让他上学吧，那时候他就知道好好学习了。”

“等到秋天，这日子还长着哪。他完全变懒了，你是怎么想的，你想让他成天在我眼前晃啊？”

亚什克一声不响地坐着，把头低到盘子里，不想为自己作任何辩护。

这种沉默，更使妈妈生气了，她把盛着饭和猪肉的盆子砰的一声，放在桌上，又唠叨起来：

“照这样下去，这孩子不会学好！……我今天从火车站上回来，在路边上，看见有个什么东西往草堆钻。我走到跟前一看，可把我吓死了。一下子从草堆里探出来一个小鬼脸，脸黑得象刚从烟筒里

钻出来似的，头发乱蓬蓬的。嘴里叼着手卷的纸烟，手里拿着夹着石子的弹弓。是一个十二、三岁的小男孩，样子很可怕，看上去没什么力气。我往前走，他冲着我拚命吹口哨。……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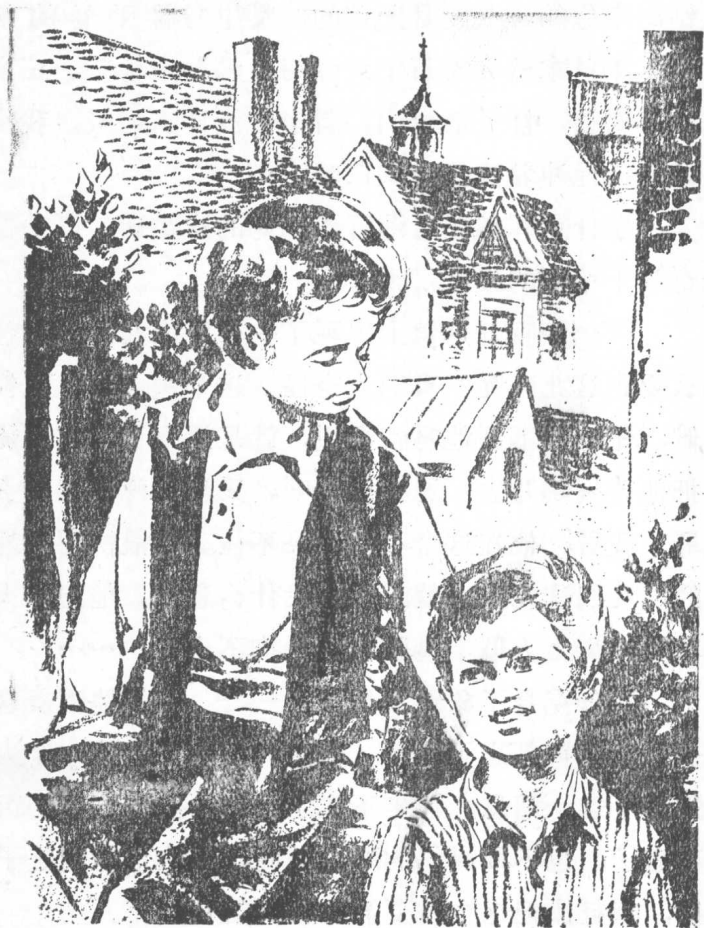
亚什克非常注意地听着妈妈的这番话。聂费德奇放下手中的报纸，说：

“……听说这镇上出现了一个流浪儿。他为什么要到这儿来呢？真叫人奇怪。这个镇又小又偏僻，还怕抓不到他吗？再说，就是抓到了，你还能把他弄到哪儿去？送交法院吧，又没发现他犯什么罪。我看，他在这个小镇上呆不住。他很快要走掉的。我们这儿，对他来说也没什么意思。他想从火车站和街上人群中掏腰包，是掏不成的。……”

亚什克身子象粘到凳子上一样，吃惊地听着这一切，简直都忘了吃饭。他想，现在只有他一个人知道了这个消息。他坐不住了，扔下没有吃完的饭菜盘子，也不顾妈妈的严厉喊叫，飞快地跑到院子里，想赶快把这个重要消息告诉给瓦利克。

他跑到瓦利克家的围墙，爬上墙，正好撞上瓦利克，两个人脑门儿差一点儿碰上。

“喂，哥儿们，我听到好多事儿！”亚什克定定



神说。

“你听着的不会比我知道的更好！”

“你能知道什么！你知道的没意思，我知道的才有意思哪。”

“不，我知道了一件最有趣的事儿。你什么也不知道。让我们打个赌吧：如果你知道的是有趣的，我给你两根焊接的箭，如果我知道的是有趣的，那你给我一把小刀儿。”

“瞧，你真是个机灵鬼！我的那把小刀儿，差不多还是新的呢，只是刀的一面有点卷刃了，另一面有大半截还是好的。我给你一颗子弹吧，你想要吗？”

“干么给子弹？我自己有三颗呢。”

“你那是空的，我给你的是没射击过的，如果在树林里，你把它扔在火堆上，那它准是轰隆一声响。”

“好吧，就这样，要是咱俩知道的都是一样，就谁也不给谁东西了。”

“那我们怎么办呢？”

两个孩子想了一会，亚什克低声说：

“你用一根钉子在这边墙上写你知道的事儿，我在那边墙上写我知道的事儿，可不带骗人的。”

他俩费了老半天劲儿，划出了几个歪歪斜斜的

字母。一分钟以后，两个人哈哈大笑起来。

“我们俩写的差不多一个样。我写的是‘流浪儿’，你写的是‘流浪儿强盗’。他真的是强盗吗？”

“他就是强盗。”瓦利克低声回答说：“他们这种人，口袋不是装着芬兰刀就是秤砣。要不，他们靠什么活着？”

“他们大概是要饭吃。”亚什克不同意伙伴的话，“再不就是到果园里偷一点儿苹果吃。”

“要饭吃？你也这样说，谁敢给这些可怕的人东西吃呢？你信我的话吧，他是个强盗。希姆克别图赫夫今天碰上他了。希姆克说，他碰上那个家伙的时候，他从一个砖棚子旁边的坑里蹦出来，喊道：‘你有什么东西拿出来！’他手里摇晃着一个秤砣，那秤砣可重呢，有十俄磅。”

“有十俄磅？”

“真的，十俄磅。希姆克好不容易才溜掉。他说，他尽管手里没有武器，没有棒子，也想和他决战一场。”

“希姆克可能是撒谎。抢去他什么了？那天我从窗户亲眼看见，他是怎样从我眼前跑过去的。他穿着一条裤子，裤腿挽到膝盖，光着膀子。”

亚什克最后的两句话，使瓦利克有点不好意思。可是，他不服输，拐弯抹角地说：

“那我可就知道了。反正强盗们就是这样说话，这是他们的习惯。”

“瓦利克！”亚什克想了想说，“现在孩子们怎么样了？都害怕了吧？”

“一定害怕了。天傍黑的时候，你看着，我一下出现在他们家的大门口，吓唬吓唬他们。”

“就你？”

“就是我……”瓦利克骄傲地冷笑一声说，“就是我怎么样？我把小刀磨得快快的，再在衬衫底下皮带上掖一根绳子。我就这样去，象契尔克斯人一样。让他们尝尝吓得东奔西跑的滋味吧！”

亚什克说：“明天早一点儿来我家窗下喊我。可别象昨天那样大喊大叫，把我妈吓得从床上跳下来，她寻思是哪儿失火了。”

“我没大声喊啊，我是小声喊的。”

“瓦利克，”亚什克在分手以前又问瓦利克：“为什么他们都那么黑呢？”

“因为他们在桥底下或者大锅炉里过夜。”

“为什么在大锅炉里过夜？”亚什克更觉得奇怪